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17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散文赛区

时光·梦与植物的声音

□作者:于兰

因春天到来而繁茂的树木,遮住了流向远方的目光,树木旁只隐约露出一些白色的房屋。那是这个小镇的边缘地带,而以政府和镇高中学校为中心地带的地方,房屋是比较密集的。

这个高中学校叫清平中学,校园的前身是原清平县师范学校。学校院内有年代久远的古柏树,有依照旧制建设的文庙,其高耸空旷让人想到古代供奉孔夫子时的威严。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文庙还非常喧哗,学校里高考失败的重读者都来到这个大文庙内,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用作教室,另一部分是男生的宿舍。所以当时状貌非常之杂乱可想而知。

三月,是大自然的节日。先是杏花开了又落了,接着是梨花、桃花、苹果花和山楂花,它们穿着一件又一件的艳装,但在黄色的泥土,茂密的青草映衬下又显得朴实、清纯,像乡村的少女没有刻意修饰的美。

这时文庙内的女生与男生之间的故事开始在学校内流传,某女生和某男生谈恋爱了,这可真是相当大的新闻,一旦某男生或女生卷入这样的新闻之中,不亚于现在某明星的绯闻,全校皆知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学校的态度,它甚至决定一个学校的存亡。

在文庙班,因为周围的那群大柏树,文庙上空经常响起乌鸦的叫声,这叫声让那些后来高考成绩的人认为是喜鹊在叫,而又回到文庙的重考生则恨透了它们的叫声。

飘落了一种花,就飘落了一段日子。日子像满地纷乱的花瓣,依然带着逝去的时间里的芳香和笑靥,一片片随风飘舞像一群蝴蝶,像一个个失落又浮起的梦,一座连接起过去与未来的柔软的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经常能听到时光如泉水般潺潺流动的声音。

过去和未来就在不知不觉间由这些流动的声音,由满地的花朵联系起来。

二

那已是五月,上千只蝴蝶在那个院子的灌木和杂草丛中飞舞。中午灼热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这些娇弱的蝴蝶,只会扇动它们艺术家的翅膀,却难以抵御狂风暴雨。它们怎会理解鲜花盛开下的险峻人生呢?

当我怀着忧伤的心情离开那里,那些飞舞的迷路的蝴蝶还记得我吗?而它们飞进我的梦中,连同中午最灼热的阳光,好像我从未生活过,经历过那些时日。

高二理科班的生物老师,我们都叫她蓝老师,她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了。她的丈夫是个

军人,所以她经常独守空房。有几个嘴上长了一圈胡子的男生,他们晚上一起去蓝老师的后窗,透过还留有一条缝隙的窗帘可以看到蓝老师穿着很少的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天气还没有太热,但她的衣服好像比别人撤下得快一些。蓝老师住的房子后面就是女生宿舍,女生去上晚自习之后,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看。蓝老师长得又矮又胖,人都快横过来了,但同时她的屁股和乳房也特别大,她一走来走去,她的乳房和屁股也跟着摆来摆去。不过,她还长着特别大的眼睛,她有时会停下来对着镜子画眉,晚上她画眉的样子像她要外出似的,不知为什么。可是,有一天,一个女学生生病没去上晚自习,她呆在宿舍里也没亮灯,他们以为没人,三个人的三个头从上至下都贴在窗玻璃上,可能真的很好笑。等那女生到院子里拿晾晒的衣服看到他们趴在窗后面时,她就尖叫起来。那三个男生被送到校长那里,并且被教务主任用木尺打了头,我想,那一定很疼,他们可能会记住,并且不再去偷看蓝老师了。

我又听到了校园上空乌鸦的叫声,它们也像在笑那些男生,嘎嘎……它们盘旋着,然后落到古柏树上。

飘落的日子在某种确认中有时变得清晰,有时又很遥远,遥远如钟声的余音,带着一丝轻微的颤动,几乎比蝴蝶的翅膀还要轻。

三

大民是那个长了胡子的男生之一,他有着聪明的小眼睛,瘦瘦的脸,他在打篮球。我喜欢看他打篮球,他的胳膊和腿都很长,很舒展,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一组,他投篮的动作也很好看。

两个篮球筐设在两棵古柏树上,两棵树的距离正好是篮球场的距离,好像这两棵柏树长在这儿就为了让我们当篮球筐和篮球场使用一样。每当一个球投进去之后,篮球筐晃动着,柏树的树枝和树叶也跟着晃动,它像在庆祝大民又进球了。后来我们学校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人,他是县文物局的专家,是校长亲自迎他进校的。戴眼镜的专家用手抚摸着带篮球筐的古柏树,看着铁筐扎进树身里面,他嘴里嘟囔哈的,好像他身上也扎上了钉子一样。他走之后,篮球场就换地方了,换到了校园后面的草地上,篮球筐也没有了。不过,这些古柏树,它们上空的乌鸦在冬天会过得很好,柏树籽一定是很香的,连喜鹊也争着来吃。所以,那些重考生会惊喜交加,不知来年的命运如何。

当桃花在那片果园里盛开,站在花树前沉思,我抬头时望见不远处的麦田上方有一只鹰在盘旋。

我经常把自己暗恋的人想象成一只雄鹰,而别人和我需要仰望。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暗恋过大民(还有那几个长得很帅的年轻老师,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到我们学校任教),可能对他们多少有些喜欢吧。我把自己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类似爱情的东西当做一种意外之爱,因为暗恋是在奢望一种不现实的情感,可是,为了对生活保持敌意,我选择了“爱情”。它多像脆弱的难以征服的蝴蝶的翅膀,又像飘落的花瓣,在自身中完成美丽和拒绝世界的两种姿态。



点评

文章流淌着一种来自时光飞逝,生命成长的淡淡忧伤,呈现为随处可以触摸、感知的花瓣、蝴蝶、青春的气息,物化为一股段优美、轻盈、淡雅、纯净的文字,让我想到了蒲宁的一篇小说的名字《轻轻地呼吸》。这正是于兰文字的气息与味道。“过去和未来就在不知不觉间由这些流动的声音,由满地的花朵联系起来”,时间、生命、情感就这样记录下来、流传下来。与蒲宁比较,于兰的文学书写还需要进一步开掘、深化。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但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也是作家所应有的梦想与追求。

点评人: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泰山学者”团队成员,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样板戏研究等。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点评

周作人说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散文贵在表现个人的真实性情。这篇《蒙尘的书信》是一篇浸透真情的作品。初恋是人生最纯洁的情感,文中主人公的初恋情感沉积了24年,随着时间发酵,也愈益浓烈。作者文笔朴实,回忆性的叙述中有饱满的情感力度,故事叙述与内心的表现相得益彰。叙事结构精致,笔力节制,最后抖出二十年前的秘密,如拉满的弓最后发射,世道沧桑,阴错阳差,让人感叹唏嘘。

点评人:周志雄,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蒙尘的书信

□作者:北方晓歌

阴雨连绵,天空一连三天不开晴。爱人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十天半月回不来,为打发无聊,我拾掇着好多年没有动过的书橱,忽然一本《中篇小说选刊》引起我的注意,那是我上初中时借同学的一本杂志,里面有路遥的小说《人生》。这时一个耀眼的闪电过后,紧接着跟过一个巨大的霹雳,我惊得手一抖,差点把书扔掉,一片灰白的纸片如落叶从书里飘飘然跌落到地上……这是一张老式横格信纸,折叠成大雁的样子,我疑惑地展开——熟悉的字迹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记忆宛如刚才的闪电,照亮了我过往的岁月……

时光一下退回到二十几年前,一个十五岁女孩散乱的影子慢慢重叠在一起,清新地跳在我眼前。她叫“阿纹”,坐在我的课桌左前侧,粉红的粗线毛衣,外罩一件褐色的条绒上衣,高高的毛衣领子使光洁的脸颊映上了红霞……这个印象仿佛一下在我懵懂的心坎上打上烙印,致使几十年都无法抹去。纹是那种不善言语又温顺俊俏的女孩,十五岁如同刚开的花朵,是人生最富有幻想、最美丽的年龄,发辫散发出那个年代洗发膏的香味,白玉兰般光洁的脸颊,颀长的身材,以及说话时那浅浅的笑靥,无不浸透着青春最初的芳香和诱惑。无疑,纹是好多男生暗恋的对象。我跟班长第一次决斗是在晚自习下课后进行的——这都是缘于纹。

上世纪80年代的裤子跟现在的有很大区别,那个时候男女式裤子最大的区别不是颜色,也不是质地,而是开口位置的不同,女式开口是在右胯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纹的裤子开口处里面没有穿内裤,也没有系扣子,上衣下摆一截臃肿暴露了,灯光下线的皮肤象牙一样白,激起后座的许多男生贪婪的眼睛……顺着几个大男生的指指点点,我毅然走到纹面前,借口借橡皮,低声委婉地提醒她。纹一愣,旋即脸一下红到耳根,赶紧拽起衣襟,右手死死压住衣服遮挡住胯部,埋下头去好久没有抬起来。

因为我的告密,破坏了班长的好事,下课铃声一响,班长在拥挤的教室门口找茬,我们便扭打在一起……班长被搥掉两颗门牙,我也鼻血满面,这场战争以平局而宣告结束。当我悲壮地把书包往后背上一甩,旁若无人地径直挤出人群,在女同学敬佩的目光中,我捕捉到了纹的感激,敬佩和隐隐略显自责的眼神。我的胸口像海上航行的帆船一样鼓得满满的,一丝温情缓缓流入心坎,一种从未有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蒸腾起来!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纹的影子就时常出现在我眼前,打乱我一向平静的心。纹的如桃花般的脸颊,沉静如水的眼神,诱人的笑靥……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醒来时又激动又新奇又有点恼怒,仿佛一下失去了原来单纯而简单的自己,烦恼与纹如期而至。自从为纹跟班长大打出手之后,我受到同学的普遍拥护,班长后来也主动讲和,用他的话说:不打不相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课桌抽屉里经常被人偷偷放了炒花生、金黄的地瓜干,还有那浑身泛着白霜似的面饽的柿饼子,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从侧面看到纹脸庞泛上一抹红晕和不易察觉的微笑……

因为家庭的不幸影响了我的性格,扭曲的心灵使我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喜欢别人也不轻易表露出来。那个年代,村里吃水都到集体的自来水管用水桶担,我总是舍近求远多跑一公里路程去邻

村担水,因为邻村的水管就在纹家门口。每当看到纹走进走出的身影,我心里就有一种踏实满足的感觉,纹偶尔走过来的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把头埋在膝下,生怕被她发现,坐在扁担上的腿会不自觉地颤抖,脑袋一片空白……

在渴望与冷漠的煎熬中度过了一年,毕业前夕,我想把自己心底的话掏出来,不管纹什么态度,总算对自己有个交代。在一个乱哄哄的晚自习上,我借口还课本的空当把一封早写好的“情书”夹在书页里……我眼看着纹把书塞到书包里,心里激动得像敲着小鼓……接下来的日子,我在期望中绝望,又从绝望中心存侥幸,三天过去了,我看不出纹有任何变化,只是言语更少了,也不再一个人在教室里,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我的心凉了。毕业的当天,纹一改往日的忧郁,把前一阵子从我这借的那本《中篇小说选刊》递给我,说:还给你!就在我接书的当口,我感觉到她的手有点抖,而且脸也奇怪地红了……

我大大咧咧地把书扔到书包里,心说:牛什么牛,不就一情书吗?不接受反倒!我收拾起三年的书本,连毕业典礼也没有参加,捆好铺盖跟着邻居爬上胜利油田的敞篷车,告别我的学生时代,加入了最初的打工生涯……

我随大批的民工搭窝棚,挖地窖,用一把铁锹没白没黑地挖输油管线地沟,肩膀被烈日灼伤,慢慢蜕皮,双手磨起了老茧……我只有用劳动来填充空虚,安慰自己,来迫使自己忘记纹。晚上,我跟同窝棚的民工躺在寂静的柏油路上,听成年人讲着女人,在大家开心的笑声里我暗自啜泣,泪不知不觉涌出来……面对无尽的长夜,我忍不住如狼一般大嚎一声,惊得大家一骨碌全都坐起来……

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纹。听说她被当村长的父亲办了农转非户口,去大城市参加工作了。理智告诉我,今生不会再见到纹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可怜的初恋,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尽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却总是推诿,无法割舍那分压抑多少年的最初的纯真,无法接受另一个女孩的情感。我在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打拼流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几年过去仍子身一人。看到弟、妹都已成家,母亲急得不成样子,然而,她老人家又怎么知道儿子心里的苦楚呢?……经过第一次短暂而失败的婚姻的第四年,我拥有了现在的妻,不久,儿子也呱呱坠地,满足和责任写在我那已不再年轻的额头上……

我忍住钻心的疼痛,打开这封蒙尘的信笺——

晓:

我早就知道你的信,我对你就像你对我一样的!我一直等你,我现在终于等到你了。毕业后的第一天晚上七点,学校操场第七棵白杨树旁,不见不散!

爱你的纹
1986年5月16日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安静下来。雨停了,天完全暗下来,屋里没有一点光亮。我豁然推开房门,摇摇晃晃撞入黑暗中……尽管学校早在十几年前就夷为平地,但是那排白杨树还在,它依然忠诚而顽强地屹立在空旷的庄稼地里。额头抵在老杨树饱经沧桑的树干上,我终于在有生之年奔赴到二十四年前的约会地点……